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傳 子儵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

封于樊因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養縣也

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

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

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鄴元水經注曰湖水

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

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

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責音

側界反

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

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辟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有後會漢兵日盛湖

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
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
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踐
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
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
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
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

北
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

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

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
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 兄子

尋立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
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
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
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
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也 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
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駟騎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
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
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
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
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臧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

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

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

少子茂為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

樊氏

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

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儼

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

儼貸人者

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衆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劉攽曰注食善

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擇
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善食人者若乃樊重之折

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崇

禮節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

愛而畏者何殊間哉

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覓反

儵字長魚

○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為字也又按儵

弟名鮪知作儵無疑

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

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

饘糜也

服闋

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

嚴彭祖也

建武中禁網尚闊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
自保無所結交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
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

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塋也

永平

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
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
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
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

王徙封儵燕侯

燕縣名屬東郡

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

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

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

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

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

之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

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

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蔡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

臣之義也上蔡音薩。劉攽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按文其當作爾臣等以荆屬託母

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

○劉攽曰按文

今當作令

臣等專誅而已

專謂不請也

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

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

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

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

子弟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

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

可以尚主

宏為特進

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

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賜贈甚厚

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

典謂主典
負謂欠負

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

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

歲獻甘醪膏錫

醪醇酒汁
滓相將也

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

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

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柳梵為郎其後楚事

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

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

三署解
見和帝

紀

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
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
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
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
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

準或作淮

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

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

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
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
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

舜聖德孳孳為善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成王賢主崇明

師傳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

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

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
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
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

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

不足言

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

又多徵名儒以

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

里

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倣歸也

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

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

皤皤白首

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

每讌會則論難行衍共求政化

衍衍和樂貌也

詳覽羣言響如振玉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

朝者進而思

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

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

開門謂開一家

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

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

永平今學者蓋少

○劉攽曰案文蓋當作益

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

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諷之辭

譏諷諂言也音踐前

書曰昔秦穆公說譏諷之言也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

詆欺亦

銳錐刀

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

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

錐刀喻
小事也

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

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
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
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詔郡國書佐
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周易曰君子
進德修業

太后深納

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
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

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

能損減謂之為太猶甚也

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

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官職備列不造作也

羣神禱而不祠

禱請而已

無祭祀也

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

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

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

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

今可先令

太官尚方考功

○劉攽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

上林池籞諸官實

減無事之物

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

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簠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為禁籞也實減謂實覆其數減之

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

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

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彫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

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

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

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

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

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如遣
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廩貸流人也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

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

衣音於既反食音嗣

願以臣言下公

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

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

廩食

廩給

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

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基

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

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

說文曰塢小障也

威名

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傳

弟興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

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

五縣並屬南陽郡也

二年更始封識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為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

原鹿侯

原鹿縣屬汝南郡
俗本鹿作慶者誤

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

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
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
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
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悛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
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
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

網女為和帝皇后封網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網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

觖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

觖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

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

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

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

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

欲配侯王取婦眊眊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

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

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

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

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

會疾瘳召見

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
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
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
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
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
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
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

昌之直

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

在家仁孝有曾

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

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

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

陽也音紂

慶弟博為潁強侯

潁強縣屬汝南郡在潁水之北

博弟員丹並為

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

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

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

新陽

縣屬汝南郡故城在
今豫州真陽縣西南
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

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

公主

光武女也

公主嬌妒豐亦狷急

狷疾也音絹

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

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

五雜

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
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

子方

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

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祀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

胤傳龜襲紫

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卷六十二

後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樊宏傳令出辟伯升○辟字一本作譬注曉喻也

樊宏族曾孫準永平之初○

臣人龍

按明帝永平元年

戊午至和帝永元元年己丑相隔三十餘年前既云

永元十五年準為郡功曹上復云遷御史中丞則此

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初之初耳

建化致理○致字監本誤作之今從宋本改正

實減無事之物注以竹綿聯之○宋本竹字下有帛字

臣會汾

按此謂以竹為籬籬耳帛何所用之當因下有綿字故誤也從諸本刪

陰識弟興後改封為新陽侯注新陽縣屬汝南郡○監本作屬汝郡脫南字又故城監本誤作故地今俱從宋本改正

後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
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

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

封舞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

風化之迹也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

岑後為梁

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

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墮軍實也

不從其

令浮性矜急自多

矜誇多自取也

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

峻嚴

切也詆誣也

寵亦狠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

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

之

質正也

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傳曰鄭武公

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

伯通以名字典郡

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

有

佐命之功

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

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

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諧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

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

光武

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

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柱石以屋

為喻也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

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

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

豈有身

帶三綬職典大邦

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

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

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鷁之逆謀

梟鷁即鷁

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

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

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

俠遊耿況字也況為

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

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挹損也

而伯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

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
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
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
信讒邪之諛言

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

徵也

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
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

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

愈猶益也攻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
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

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

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

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

言而立信耳

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
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

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于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

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

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

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

高祖定天下之

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

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

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

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

赤眉跋扈長安

跋扈猶暴橫也

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

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

故須後麥耳

須待也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

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兵長兵之長帥也

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

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

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
徙封父成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
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紜百姓不寧六
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
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
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

干犯也三

光日月星也

五典紀國家之政

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

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鴻範別災異之文

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

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也

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

徵驗也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

宥寬也

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

黑白分明哉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

然以堯舜

之盛猶加三考

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

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

當時吏職何能悉

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
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
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

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

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

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

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

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舉

刺史

即州牧也

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

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

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

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苛刺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虚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

後王也

也 貽遺

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重猶愛惜也

吏安則人自

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

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

夫以天地之靈

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

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

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

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

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

橫學也或作
黌義亦同

比日車

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雍和也
書曰黎

民於變時雍
乃勉勸也

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

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

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
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

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
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
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
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
應四科經任博士下
言某官某甲保舉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

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
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
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
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
野

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臣浮幸得與講圖讖

與音

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

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

同列每銜之

陵轢猶欺蔑也

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

單辭告浮事者

單辭謂無正據也書曰明清于單辭

顯宗大怒賜浮死長

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

也得

尚優

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

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

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

使天下咸知然後殛

罰

殛誅也音紀力反

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

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

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

自有體也

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宿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三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事

見論語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

而

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

課其殿最覈其得失

其人或

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

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

賈誼曰廉耻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

朱浮

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

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剋故引之

焉得長者之言哉

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

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

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

因以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劉攽

曰食菜馮氏案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

秦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

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

待真

主也

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

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

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

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

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

詣行在所見於雲臺

即南宮雲臺也

拜虞令

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

今宋州虞城縣也

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邾令後車駕西征

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邾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

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
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
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褻

等聞帝至皆自髡剔

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髡
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

負鈇鑕

說文曰鈇判刃
也鑕樞也音質

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

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褻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
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
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

每有盜賊並為褻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
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八代趙熹為太僕中元
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
內侯二年帝崩使鮐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
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
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
執金吾鮐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
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鮐宿衛南宮

東觀記曰
勅鮐車駕

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
官吏士保官給牀席子孫得到魴所建初三年以老病

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

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

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

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

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

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劔佩刀

以班犀飾劔也

紫艾綬

艾即盞綠色也其色似艾

玉玦各一

半環曰玦以飾帶也

拜子世為黃門侍郎

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

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

足音即
諭反

歲入穀三萬

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

帝章

孫濟北惠王
壽之子懿也

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

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閼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

卒子代嗣

○劉攽曰子世為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
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

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
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

代者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
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

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

石弟琬

琬音光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

○劉攽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

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

亦以石寵官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

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

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

俗本作緡者誤也

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

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

闕對舉也扛音江

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

謝承書曰莽貴人魏

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

賓客放從

○劉攽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

同侈從

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

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

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

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至成人

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

建武初仕執金吾

府除細陽令

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

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

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吏掾史

○劉攽曰案郡有掾有史總名

為吏此宜為史

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

宗聞延名召署功曹

富姓宗名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

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

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

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

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

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

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攀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

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

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鎖簾衛守小黃有祭器籩豆鼎俎之屬

十四種廟基尚存焉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

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藥皆諳其數

根株

也藥伐木更生也

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

封丘今汴州縣也

帝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

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賞御史罪也延

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

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

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王姓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

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

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笞二百

笞極也音彭

信陽侯陰就

就光烈皇后弟也就本傳信作新

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

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

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

齊景公問晏子

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

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陞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

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

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延以衍雖

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

南陽功曹詣闕

謝承書曰帝賜與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行華不

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

既到拜郎中遷玄武

司馬

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

衍在職不服父喪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慙而

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

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以弘交通楚王而止

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

子孫不免寒餒

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

延從曾

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

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
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

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

都護

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

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兗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侯也

弘少為

鄉嗇夫

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

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也

太守第五倫行春

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

救乏絕見續漢志

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

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

疏書也

贛被收

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

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鉞鑽詣

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

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

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

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衛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民稱蘇

息遷淮陰太守

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

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輜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四遷建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

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

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

樂音五孝反

請使郎補千石令史

為長

○劉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

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

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為大司農舊交趾七

郡貢獻運轉皆從東冶

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

侯官今泉州閩縣是

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

桂陽嶠道於是夷通

嶠嶺也夷平也

至今遂為常路

今謂范曄時也

在

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

食不足而帑藏殷積

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

弘又奏宜省貢獻減

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
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
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以雲母飾屏風

也

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

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
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
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
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

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
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

叔或作升

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

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
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
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
大臣千里重任

剖符解見
杜詩傳

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

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
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
六遷為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
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
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
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狝抱養為己
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
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

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

○劉攽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

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

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

遙遠之國

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

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

權

也者反常者也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

將從反常之事

必資非常之會

會際也

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

非負圖之託

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

德乏萬夫之望

詩云

顓顓印

王無絕天之疊地有既安之執

書曰紂自絕於天結

印萬夫之望

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

悖逆也

如令

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

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

矣

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故

可放與孟子

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答以此言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

帑虜也

延感歸囚鄭

實怨偶代相為仇

左傳曰怨偶曰仇

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易曰智小

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後漢書卷六十三

後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朱浮傳封舞陽侯○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

臣會汾

按舞陽屬潁川郡武陽屬犍為郡又郡有東武陽奉
山郡有南武陽侯國當建武之初徐兗未平蜀漢為
公孫述所據則此所封者當是潁川郡之舞陽從宋
本為是

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一本聞字下無之字不成句
今仍監本

自捐盛時○監本作自損日知錄曰損當作捐今從改
馮魴傳宿衛南宮注領南宮吏士保官給牀蓆○宋本
毛本皆無官字臣會汾按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士官
給牀蓆保字疑衍否則有缺文

虞延傳延率吏掾史○

臣會汾

按正文掾史上加吏字

不成文句詳劉攽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故駁
正吏當為史也

司徒王況辟焉○

臣會汾

按玉篇金玉之玉魚錄反點

在中畫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王今改從王

又注章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諸本同臣會汾按

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

徒謝承書誤

鄭弘傳淮陰太守劉歆刊誤一條○舊本誤刊於尚書

令下今改正

史臣論王無絕天之疊○諸本同臣會汾按王字當作

主即謂安帝也

後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傳 子松 竦 曾孫商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

東觀

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

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

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以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

貲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

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

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

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

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

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請

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王○劉敞曰

注吾自為案前書云自吾為

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

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

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

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

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自是以後著

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

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

為心刑罰在哀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

唐虞時流共工放驩殺三苗殛鯀堯為五帝之一故舉言焉

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

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臠刑

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

論語載孔子之

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

而非曰義

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

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

高祖定天下使

蕭何次律令

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

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曰高明

柔克也

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他皆率由無革舊章

秦法一人

有罪坐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

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

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

之科著知從之律

凡首匿者每為謀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

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以破朋
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

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

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王嘉字公

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
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數年之

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

體者傳奏於左

體政體也
傳音附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

亂

撥理也公羊傳曰
撥亂代反之正

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

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
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
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

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
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
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
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

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

庸哉

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

又曰爰制百姓

于刑之衷

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於

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也

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

厝置

也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

左傳

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

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

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

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

初元元帝年也建平

哀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並起

從音子用反
橫音戶孟反

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

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刼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

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

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
崖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
遂攻取庫兵刼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
僅能破散也○劉攽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
代所未
嘗有
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

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

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

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

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

議上遂寢不報

上音時掌

反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

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

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飛書者無根而

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

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

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

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

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

弱冠能教授後

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

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

入于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

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

尹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於門閭吳荒萌其已

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比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勾踐罪種兮越

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墮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

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勲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聘鸞路於犇瀨歷

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寢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

不得兮必殞命而後止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
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
指丹海以為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

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

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

子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

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

服用也

竦生長京

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

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

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

士一廟

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
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
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已害建
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
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
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

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

宮省事密莫

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

兄檀

檀古禪字也

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

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求申理而議之也

太尉張

酺引檀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檀奏記之狀帝感慟

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

解見光武

紀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

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

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嬬

嬬音於計反

上書自訟曰妾同產

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
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寃死牢
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
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幾
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
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

臣以君爲天
故云所天

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

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爲皇太
后封弟昭爲軹侯太后母前

死櫟陽廼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
百家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

宣

帝繼統史族復興

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

焉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為樂陵侯會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

妾門雖有薄史之

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

年殊七十

殊猶過也

及弟裳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

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

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嫔辭證明審遂得

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嫔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

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嫔素有行操帝益愛

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

之曾孫也

宏光武舅也

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

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

禮記曰上正祖禰尊

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

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

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詩小雅也毛萇

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

乎我心無已也

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

太宗

文帝也中宗宣帝也

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

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

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為順

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

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嫗及扈備禮西迎竦喪

竦死

漢陽獄中故西迎也

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東園署名主知

棺槨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建塋

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

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

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

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疎並補郎謁者掌
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
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
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
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
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
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

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

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

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

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

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

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
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
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為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
馬共用而已朝廷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
由是敬憚委任焉

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

年中常侍張達蘧政內者令石光

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

官儀也

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

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

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

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

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

為序于大國之上表虞首惡也曷為序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故賞不僭濫刑

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

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

大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也宜

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

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

帝乃納之罪止

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

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噲玉匣珠貝

之屬何益朽骨

噲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噲以貝士飯以珠噲以貝也

百僚勞

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

權時謂不依禮也

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

至冢舍即時殯歛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

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

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

及薨帝親臨喪諸子

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

○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

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

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義曰以

栢木黃心為槨曰黃腸也

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

匹及葬贈輕車介士

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

賜謚忠侯中宮親送

帝幸宣陽亭

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

瞻望車騎

東觀記云初帝作諫曰孰

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

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
子冀嗣

冀字伯車為人鳶肩豺目

鳶鵠也鵠肩上也也豺目目豎也

洞精矐眇

洞通也矐音它蕩反說文目精直視

口吟舌言

謂語吃不明了

裁能書計少為

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

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

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

格五

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簾也音蘊

代反說文曰簾行棊相塞謂之簾鮑宏簾經曰簾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六

博

楚詞曰琨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畫不刻者五塞之間

謂之五塞蹴鞠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意錢之戲

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又好臂鷹走狗騁

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

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

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

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

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

安慰放家欲以滅口

使捕之盡滅其

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

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緇祿太后臨

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跋扈猶強梁也

冀聞

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

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

又封

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

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

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

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

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

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唬粧

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唬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

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放效之齟音丘禹反

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猶

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

埤幘狹冠

埤下也音頻

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

彼折上巾

蓋折其巾

擁身扇

大扇

反折上巾

之上角也

擁身扇

大扇

狐尾單衣

後裾曳地

壽性鉗忌

鉗鉤也言性忌害如鉗之物也鉤音女輒反

能制御冀冀甚寵憚

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

友姓也東觀記友作支

通期有

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

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

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

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允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内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

籍謂疏錄之也

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

因以馬乘遺之

擊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

萬富聞京師也

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上第第一也

乘輿乃

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

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

○劉放曰

案古無妓字當作伎

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

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

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室

與深室也

連房洞戶

洞通也謂相當也

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踈青瑣

牖小窻也綺踈謂鏤為綺

文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

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蹬陵跨水道

架虛為橋若飛也

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

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坂以象二嶠

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

第內多從倡伎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
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
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
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
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
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
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

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

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

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

不名禮儀比蕭何

事見王莽傳也

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

四縣比鄧禹

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足四縣

賞賜金錢奴婢綵

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

席

絕席別也

十日一入平尚書事

謂平議也

宣布天下為萬世法

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

小莫不誥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

樹置也

禁省起居纖

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

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

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

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

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

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鵠
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
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
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
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畧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
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高爵厚寵鮮不致

灾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

頤神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

傳曰木

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

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

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

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周公戒

成王無如殷王紂

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酣于酒德哉

願除誹

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

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廉

問知其詐

廉察也

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

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

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危亦高謂峻也

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

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

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

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

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

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

白帝轉為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允為河南尹允
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
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
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
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
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允子挑為城
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

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灾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

猛姊婿邠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

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

改梁姓也

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

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

比相鄰也

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

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

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

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

以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

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

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

具瑗將左右廐騎

驕騎士也

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

續漢志曰左右

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戟士徵循官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

合千餘人與司隸校

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將軍

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

河南尹允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

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

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

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
空唯尹勲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
卒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
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
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
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勲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
以愿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

天人

樞謂斗樞也
極北極也

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

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

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興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

難阻

也書曰黎
民阻饑也

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

尸官猶尸祿終
制謂薄葬也

況

乃傾側孽臣

商遣冀不疑與曹
節等為交友也

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

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

謂統初與竇融
定計歸光武

裒親幽憤升

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

善柔失刑
斷之道也

後漢書卷六十四

後漢書卷六十四考證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何焯云前書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若哀帝則並無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減死刑統因誤以為哀帝之建平注家並不細尋遂以為班固失之畧耳

梁統子竦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注關北在篇○臣會汾按此言關逢比

干以直諫死其事著在篇籍也諸本皆誤作關北

又注何揚生之敗真○臣會汾按此謂揚雄作反騷
義乖貞烈也監本誤作欺真今從宋本改

梁統曾孫商中宮親送○監本誤作中官臣會汾按商

女為順帝后妹為貴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
若中官則是中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送矣今改
正

梁統玄孫冀錄誅冀功者○臣會汾按者字當在功字

上

後漢書卷六十四考證